

点点星火 汇聚成炬

■王文博

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最为要紧处那惊心动魄的转折。

当这封元旦来信把“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离开城市到农村搞武装革命是否行得通？”摆到共产党人的面前时，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又一次向它的初心和信仰回望，希望拨开思维的迷雾，锚定一个正确的历史方向。

当真理掌握在这群坚定的人手中时，所绽放的光焰必定能照亮中国。

3

1930年元旦前，这支队伍经历的蜕变就已经开始了。

1929年12月28日，在古田一场罕见的漫天大雪中，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等120多人齐聚这里，为新型人民军队寻找一个正确的起点。

“究竟要建立一支怎样的武装？党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史称“古田会议”。

会议召开前，红四军打下长汀，利用缴获赶制了4000套军装，红军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服装。毋庸置疑，比统一服装更困难的是统一思想。有人想“走州过府”劫富济贫，有人想打进城里大吃大喝，有人想打回老家整个老婆分块地……古田会议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尖锐批评。但思想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支军队的质变还需要一记重锤。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个元旦。5天后，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毛泽东成为点亮红军思想火种的人。

他要对这支部队说一些重要的话，解答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途何在。“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这无疑是在决定“中国之未来”的历史性时刻。

历史的天空，响起思想的惊雷。红军的蜕变正如新生地火从严丝合缝的、旧的地壳摩擦里迸发。旧的魂魄不在了，新的思想开始主宰。

毛泽东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打破了当时党内、军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和迷茫的情绪，他讲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一记惊天动地的重锤落了下来，锻打出一块坚强的钢铁。

4

胜利总是属于有信仰、有信心、有信心的人群，他们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仍不失革命者的坚定和浪漫。

毛泽东以诗人般的豪迈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描绘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

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胜利会来，但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来。那些为了胜利而奋斗的人，是在黑暗中高举火炬给后来者引路的人。

这一年，25岁的左权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回国。行军和战事间隙，他曾给母亲去信。信末写道：“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这一年，红军打响水南战斗。23岁的粟裕率部参战。战火硝烟中，几块炸弹弹片击中粟裕的头部。因医疗条件所限，弹片无法取出，体内带着弹片的他重返战场。54年后，粟裕大将走完了戎马倥偬的一生，在筛选火化骨灰时，竟发现三块残缺的弹片……

这一年，25岁的陈毅告别已怀有身孕的妻子，在长沙战役中不幸牺牲。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保存着一封他写给爱人的信：“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但是为了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国一定没有烈士，革命也永远不能成功。”

在这群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身上，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呼之欲出的光明。这种光明足以让敌人畏惧胆寒。

5

参观井冈山革命遗址，墙上一张张肖像照下是简单的生平介绍。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元旦，成了很多烈士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元旦。

井冈山斗争时期，4.8万多名烈士长眠于此，只有15744人留下姓名。他们没见过今天的盛世，却带着对共产主义的笃信凝固在黑自照片里。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令人惊异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方面，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星火的力量一旦汇聚，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1930年12月30日，冷雨霏霏。在一个叫龙冈的山谷中，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警惕地看着周围的山林。突然，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刀枪如林，组织突围的国民党军撞到了一面铜墙铁壁。眼见大势已去，张辉瓒急忙找来一件士兵上衣，丢下师部人员和卫兵，由轿夫抬着朝一座小山逃去。

此次战斗，红军歼敌9000余人，张辉瓒被活捉。几天之内，红军两战两捷，第一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

1931年早春，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支从里到外崭新的军队，被唤起的千百万工农群众挥动红旗，已有遍染山河之势。他挥笔写下感怀之作：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行军（中国画） 李 振作



长 征

第 5677 期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清晨，尽管晴空万里，还是挡不住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的丝丝凉意。

这是1986年10月3日的清晨，国庆节刚刚过去两天，在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著名战将韩先楚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

时针，倒拨到1955年。

那一年，党和国家决定在军队实行军衔制。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订了严格的条件和标准。最终，韩先楚在我军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大家都觉得他是实至名归。

回顾韩先楚的军事生涯，解放海南岛战役无疑是其中辉煌一笔。

1949年底，时任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率部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的白山黑水“青锋直下五千里”，一直打到了广东海边，屯兵雷州半岛。

1950年3月上旬，海南岛战役打响。4月16日傍晚7时30分，本来平静的海面刮起了东风。随着4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韩先楚和解放军等率第40军渡海作战第一梯队，乘风破浪直指海南岛……

那一夜，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一直守在原总参谋部作战室，不断询问：“韩先楚在什么位置？”当作战值班处长报告：“韩先楚上岛了！”聂荣臻这才长吁一口气：“有这一句就够了。”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后，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海南岛的解放，保住了中国的南出口，其深远意义不言而喻。

二

世界上没有天生不败的战神。古今中外的名将，最重要的品质便是勇敢，只有勇敢不惧，才能所向披靡。

在数十年浴血奋战的征程中，无论是当士兵还是当团长、师长、司令员，韩先楚始终敢打敢拼。这也让他在战争年代多次受伤，左手留下终身残疾，还两次与鬼门关擦肩而过。

1934年11月26日，红25军长征至河南方城县独树镇以东，遭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一个旅又一个团的疯狂堵截。时任连长的韩先楚深知，这场战斗决定红25军的生死存亡。他带领全连迅速抢占一个重要阵地，举着大刀高喊：“共产党员跟我冲啊！”他们与敌人反复肉搏冲杀，为红25军杀开了一

特 写

聚焦生活，定格精神

夜深了，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的高原驻训地一片宁静。上等兵许耀文在行军床上躺了很久也没有睡着，他听着风轻刮帐篷的声音，一些奇怪的想法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翻腾。

“伞包无法正常打开怎么办？”“不，不会的，伞衣叠得够平滑够整齐，每个步骤都是严格检查过的。”

虽然对自己的叠伞标准足够自信，许耀文的脑海里还是会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他从平躺转为侧卧，似欲把此类杂念抛至脑后。

天亮后，许耀文就要和战友们去执行一次特殊的伞降任务。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伞降地域的海拔高度达到4500米，用身经百战的总教练的话来说，这将是他们旅途今在海拔最高的低空跳伞。这个“最”，意味着又一次全新的挑战。

对于依靠空气阻力支撑的伞降训练来说，高原与平原的境况大不相同。高原稀薄的空气必然带来更快的降速，难度与危险系数远大于平原。为了迎接这次高原跳伞，旅里组建了集训队，许耀文等数百名官兵进行了两个月的强化训练。仅仅一个落地动作，大家就要按照动作要求，一次次从两米多高的模拟平台上跳下。每天如此，整条腿肿痛得厉害。“三肿三消，冲上云霄。”经过一次次消肿后，许耀文感觉自己练就了一双“铁腿”。

在战友们的阵阵鼾声中，许耀文想起自己新兵时初次跳伞的情景。

百战沙场碎铁衣

■方正

在锦州城北的配水池和亮马山两个制高点，国民党军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导致负责攻击的部队伤亡惨重还久攻不下。当时韩先楚胃病犯了，疼痛难忍，但他顾不了这些，让警卫员背着他来到前沿阵地。正在前沿苦战的指战员们，看到司令员带病来到阵地，精神为之一振。韩先楚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两个制高点后面有一条通往锦州城内的交通壕，使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城内派兵通过交通壕增援。韩先楚马上派出一个连切断了敌人的运兵通道，敌人后继无援，两个制高点迅速被我军攻克。

三

韩先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因家境贫寒，从小没读过书，更没受过战争理论教育。但在长期的作战实践中，他善于把丰富的作战经验总结提高，使自己在战场上能精准地判断出敌我态势优劣，及时抓住最佳战机出击。比如那场“奇袭威远堡”战役。

1947年9月，刚刚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司令员的韩先楚，奉命率部参加秋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第116师。战前，3纵通过侦察掌握的敌情是：国民党军第116师承担的是机动防御任务，其师部率347团一部驻在开原以东的威远堡，其他各团、营则分驻在威远堡不远的4个点上；特点是整个师便于收缩、左右呼应，既可坚守顽强，又可伺机突围。在研究作战方案时，韩先楚认为3纵应采取“掏心”战术，即长途奔袭120多公里，奇袭驻扎威远堡的116师师部，引诱116师驻扎在其他各点上的团、营脱离工事救援师部，3纵则趁机动路设伏打援，一举全歼116师。

韩先楚的方案又奇又险，但最终上级决定：按韩先楚的方案实施。

在这场战役中，韩先楚运筹帷幄，3纵上下团结一心，如旋风般席卷120多公里外的威远堡，役全歼国民党军第116师。从此，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上，韩先楚的“旋风司令”这个绰号不胫而走，而韩先楚所率部队也有了“旋风部队”这一美誉。

其实，类似“奇袭威远堡”这样的战役，在韩先楚的军事生涯中还有很多。多年后，韩先楚在朝鲜战场上手下败将、美军四星上将范弗里特访问中国，专门去参观韩先楚的家乡。当他了解到韩先楚真是放牛娃出身，不由得连声感叹：“真是不可思议！”

每当一些战友和军史研究者与韩先楚谈及其指挥的这些战役，他总是轻描淡写而又非常实在地说：“那是因为对手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百战沙场碎铁衣”，这是陈云同志在81岁高龄时手书韩先楚诗中的首句，可谓准确概括了韩先楚骁勇善战、无私无畏的战斗生涯。

极限降落

■孙利波

从运输直升机内跳出时，他不小心被机舱门刮了一下，导致身体姿态不太规范。伞包打开后，他一遍遍尝试着拉动操纵杆调整伞的平衡，但是在强气流的干扰下效果甚微。落地时，在降落伞的拖力下，他仰面拍在了地上。想到这里，许耀文似乎感到一丝痛感从臀部袭到了腰部、背上。

在即将挑战极限海拔跳伞的前夜，一些念头总是不知疲倦地干扰着许耀文，他也说不清是因为紧张还是兴奋，或者兼而有之。基于艰苦扎实的训练，许耀文知道这些想法纯属杞人忧天，甚至有些好笑。他静下心来，把空中特情的处置方法在心中又默想了一遍。

慢慢地，睡意袭来，在战友的轻声叮嘱中，他渐渐沉入了梦乡……

伴随着清脆的哨音，许耀文腾地从床上跳起来。迅速穿衣，请领武器，整理装具，十分钟后，许耀文昂首站在集合的队伍中。高原清冽的空气中，官兵们个个精神抖擞，依次登上运兵车，奔赴几十公里外的伞降场。

天色渐亮，颠簸的运兵车内，许耀文透过车窗望去，路边的簇簇枯草上挂着晶莹的霜花，一缕阳光把远处连绵的雪峰首次抹红，天地间变得亮堂起来。

两架运输直升机掠地而起，徐徐升至400米高空，其中一架载着许耀文等5名官兵，他排在最后一位。周遭的山峰在许耀文眼中由仰视渐渐变为俯视，淡淡的云雾似触手可及，他的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但当看到远方群山间一泓蓝得出奇的湖措时，他的心忽然安稳了下来，似在凝望着苍穹下缥缈的

仙境。

“全队注意，2分钟到达预定着陆地域，做好离机准备。”架次长的指令传来，许耀文立即坐直身体目视着机舱口。当“离机”的指令传入耳中，他按照已经在地面模拟过上千遍的动作从机门跳出。

身体急速下坠，冷风扑面而来，眉毛上似乎凝结了冰晶，许耀文胸口很闷。2秒钟后，降落伞包哧地拉开，下坠瞬间变成了慢动作。伞衣雪莲般绽放在碧蓝的天幕上，许耀文一边操作着操纵杆，一边观察着左右伞员，同一架次的朵朵伞花呈现出完美的队形。往地面看去，高原原始的脉络毫无遮掩地呈现在眼前，阳光让沙土闪着金光，金色的大地正一点点靠近。

地面越来越远，许耀文保持着规范姿势，稳稳落在了预定区域。

“完美的落地。”扩音器里传来总教练赞许的声音。

许耀文迅速解脱伞具，完成隐蔽伪装，和战友们采取战术队形向“敌”目标实施破袭行动。阳光洒在官兵涂满伪装油彩的面颊上。许耀文内心萌生了一种冲动，他想纵横莽原，他想挺立山巅，他想穿越风雪，去品味胜利的喜悦……在高原阳光的沐浴下，这种冲动像呼吸一样迫切而强烈。

